



童真 (水粉画) 王向明

“六一”是浪漫的,天真的,欢乐的。在这放飞希望和梦想的金色六月,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、随轩艺术中心等单位主办的“上海市首届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”即将拉开帷幕。

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,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。在少年儿童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,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,是塑造少年儿童完美人格的需要,也是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审美观和审美情操的需要。

范金合土陶最古,虞夏商周谁复数。陶瓷是华夏文明的缩影,是中华文化的象征。陶瓷文化是综合性文化,极富科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。陶瓷是造型艺术,亲身体验可以培养小朋友对陶瓷艺术的浓厚兴趣,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,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,提高文化素养,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。蔡元培先生指出:“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”,许多研究

证明,儿童时期的人文艺术启迪,为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成为他们远航的动力。

毕加索说:“我穷其一生,想要如孩子般画画。”这些小朋友陶瓷作品题材丰富多彩,每一件作品都折射出孩子们如朝阳般绚烂、月光般皎洁的童心,每一件作品都蕴涵着小朋友们热爱自然、热爱生活的花蕾情怀。展览会展出106件陶瓷作品,作者的年龄从4岁至14岁,其中有来自国外的小朋友也参加了此次活动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展览期间将为这些作品举行爱心义卖活动,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云南贫困地区儿童教育事业,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陶铸少年儿童崇尚真、善、美。孩子们播下的爱心种子,一定能成长为郁郁葱葱的爱的森林。



放飞希望和梦想

陈梁

西塘初柳颜色新

桂文亚

春天里,还有比西塘的初柳更稚嫩的容颜吗?我想,是没有的。

三月下旬,春光明媚,难得一见艳阳天,刚进西塘口,一眼就不禁为水桥边一整排微风轻扬的柳树“低眉细语”起来,好新好鲜的叶片啊!刚满四岁的娃儿似的,如果你一直盯着瞧,或是不小心打了个喷嚏,她们一定会“哇”一声被吓哭的。

“要小舟行约,先应种柳。”宋朝大词人辛弃疾四十三岁罢官以后,在带湖盖了一座新宅,题为“稼轩”,新居落成时,写的《沁园春》就出现这两句,既有“小舟”,当然是因为带湖,湖边栽植柳树,可以想象,风来扶柳,烟水迷蒙,在湖边泛舟钓鱼,该是多美的景色。

辛弃疾又说了:他喜欢带湖的景色,因为放眼远眺,就像打开了一幅碧绿碧绿的镜子,清澈的湖水,亮晶晶的,真美,“千丈翠奁开”,不过,“东岸绿荫少,杨柳更须栽。”少了遮阳蔽日的柳树,光洁的湖岸,不就少了些许浪漫情调?所以,最好还是种柳。

遍读“辛词”,也算“柳意成林”了。譬如:“晚日寒鸦一片愁,柳塘新绿却温柔”——薄暮时分,归巢的寒鸦,让人惆怅,柳树池塘边却漾起了温润的新绿;“柳边飞鞚,露湿征衣重”——骑着快马,拂柳渡桥,枝上的露水,沾湿了军服;“桃花渡,烟柳暗南浦”——在送别的渡口边,渡春时节的绿柳都成荫了。

这是多雅的柳词,又蕴含了词人多少“意在言外”的感慨和情韵?

不过我倒很想问问“辛大人”,您,一定欣赏过杭州西湖沿岸的柳林吧?泛舟湖面,情语缠绵;晚风摇曳,月上柳梢头,



老家,往奶奶的老屋走去的时候,在镜湖的边上,有人指着对面的山头说:“你小姑父的坟就在那里!”

我不知道他已经去世。那时,也因为爸爸处在政治的艰难里,我们和老家都不太通信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,小姑父跳在这并不很深的镜湖里死去,留下三个可爱的女儿,都是我的表妹,其中一个叫月亮亮,还有一个叫丁丁。

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跳下去。会讲《三国》的人是可以不跳的。关公、张飞、赵子龙都去哪儿了?

那个船上的男人也是,抓到罚票又怎么样呢?难道会把你扔进江里,汹涌淹死?

我问小姑妈:“姑父为什么要跳下去?”

小姑妈幽幽地说:“他吃不了那个苦哎!”

我没有问究竟是怎样苦。我也知道,有些苦是说不出的,没能力说透

动,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布鞋丢失后,他全力相助。

那一年,我俩都到了县城读初中。一天放学时,天突然下起了雨,我等不及雨停便冒雨往宿舍里奔,这一下把穿的新布鞋弄湿弄脏了。第二天天气转晴,我便把新布鞋精心地洗刷了一遍放在宿舍窗台上晾干,穿着胶底的旧解放鞋去学校。

可放学回来时,我的这双新布鞋却不翼而飞。才开始,我当是同宿舍的学生帮我收起来了,可大家都说没有,问遍周围宿舍也没有一个人拿鞋。这一下我慌了,呜呜地像女人似的哭起来,因为这双新布鞋不但倾注了母亲的很多心血,熬了好几个不眠之夜,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做成的,而且还是我仅有的一双布鞋。那个时候农村娃都是穷人的家当一身头,雨天就一双胶鞋,

冬天一双棉鞋,夏天一双塑料凉鞋,而且还要穿得不能再穿才能买新的,我只有双布鞋,丢掉了,春秋就没有鞋穿。“红鼻子”听我丢失布鞋的事后,让我不要难过,悄悄回去把家里藏着的一块能做鞋底的平胶带来送给我,并找了些能做鞋帮的布,让我找鞋匠做了一双布鞋。

就这样我又有了那双充满同学情谊的新布鞋,这双布鞋一直陪我上完了初中。

转眼40多年过去,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,可儿时的玩伴“红鼻子”却一直占据在我的脑海里,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任岁月打磨也无法忘怀,每次蓦然回首,那份温情和感动仍会澎湃心间。

阿泉是孩子王,他家的河埠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

儿时玩伴

成为我白天记忆的唯一图画。到了夜晚,才变换成另一幅图画和暖和,我们一大群的小孩都坐在小姑妈的灶间听小姑父讲《三国演义》。我有三个姑妈,她们的名字都叫蓁蓁,大蓁蓁,二蓁蓁,三蓁蓁,只有三蓁蓁小姑妈住得和奶奶、大伯相隔几步远,她是奶奶最舍不得的女儿。我吃了晚饭就去小姑妈家了。

小姑父像一个演员,总是到了时间才出场。他披着棉袄,戴着一顶很下下的绒帽,可是脸上和语气里都很有文化的。他出身地主,当着小学语文老师,他告诉我,我爸爸和他是小学同学,爸爸后来去上大学,而他一直留在山里。

小姑父坐在灶膛口的小凳上,我坐得离他最近。灶膛里有火,锅里烧着水,姑父不时地往里面添一把稻草、豆秸,灶屋里很温暖。

姑父讲的是徽州普通话。他是从第一回开始讲起。我没有读过《三国演义》,但是知道里面的很多人物,迷恋里面的打来打去,长枪大刀,也不知是受什么影响,按什么标准,天然就是帮刘备,佩服诸葛亮,认为关公天下无敌,张飞胆量最大,但是最喜欢当的却又是赵子龙,在家里,有一段时期,我总拿着一根竹竿,大声喊:“常山赵子龙到!”一惊一乍,把我妈妈和外婆吓一大跳。后来

放电影《战上海》,我又是一惊一乍:“汤司令到!”妈妈生气地问我:“是不是想吃一个耳光?”

现在这些英雄,好人坏人,长枪大刀,智谋诡计,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,全从姑父的嘴里出来,我是眼巴巴地崇拜和满足!

姑父讲得真好啊!不仅仅在我十三岁那年冬天是最好的,也是那之前和之后最好的。我到现在一次也没有进过书场,姑父冬天灶屋里的书场是我一生都会想念的书场。

每晚听完故事,我便回到奶奶的房里,在她的脚跟边躺下,我和奶奶睡在一起,她不习惯在上海生活,宁可住在黄山的老家。奶奶被窝里的温暖是我另外的故事。

我没有听完小姑父的《三国演义》就回上海了,要开学了。我走的时候,大雪没有消融,仍旧满山遍野。

很多年以后,我回

儿时的光景很有趣,让人回味无穷。儿时的玩伴也很多,明澈如同镜子,使人留恋不已,印象最深的要数“红鼻子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进入小学读书。与我同桌的是一位胖胖的男孩,他的模样可爱又可怪。脑后留有一条小辫子,说是长命辫,要等过10岁生日时才能剃掉。鼻子的顶部是红的,显得与众不同。顽皮的我便给他起了个绰号“红鼻子”,于一呼百应,“红鼻子”很快在班上叫开了,以至大家在非正式场合都不叫他姓名而叫绰号。

“红鼻子”人很活泼,与同学相处很好,对我特别投缘。放学后我俩常常在一起玩,每到夏天放假更是形影不离。每每午饭刚吃完,门外便传来几声野猫子叫。我知道,这是“红鼻子”发出的外去打水仗的暗号。离我家门前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河,它是家乡人民的饮水之源,也是我们欢乐的温馨港湾。

“红鼻子”的厚道和义气让我很感

动,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布鞋丢失后,他全力相助。

那一年,我俩都到了县城读初中。一天放学时,天突然下起了雨,我等不及雨停便冒雨往宿舍里奔,这一下把穿的新布鞋弄湿弄脏了。第二天天气转晴,我便把新布鞋精心地洗刷了一遍放在宿舍窗台上晾干,穿着胶底的旧解放鞋去学校。

可放学回来时,我的这双新布鞋却不翼而飞。才开始,我当是同宿舍的学生帮我收起来了,可大家都说没有,问遍周围宿舍也没有一个人拿鞋。这一下我慌了,呜呜地像女人似的哭起来,因为这双新布鞋不但倾注了母亲的很多心血,熬了好几个不眠之夜,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做成的,而且还是我仅有的一双布鞋。那个时候农村娃都是穷人的家当一身头,雨天就一双胶鞋,

冬天一双棉鞋,夏天一双塑料凉鞋,而且还要穿得不能再穿才能买新的,我只有双布鞋,丢掉了,春秋就没有鞋穿。“红鼻子”听我丢失布鞋的事后,让我不要难过,悄悄回去把家里藏着的一块能做鞋底的平胶带来送给我,并找了些能做鞋帮的布,让我找鞋匠做了一双布鞋。

就这样我又有了那双充满同学情谊的新布鞋,这双布鞋一直陪我上完了初中。

转眼40多年过去,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,可儿时的玩伴“红鼻子”却一直占据在我的脑海里,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任岁月打磨也无法忘怀,每次蓦然回首,那份温情和感动仍会澎湃心间。

阿泉是孩子王,他家的河埠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

儿时玩伴

活着

梅子涵

十三岁那年,我独自回老家过年。轮船应该是晚上十点到芜湖,已经看得见码头的灯火,突然听见舱门外的甲板上一片混乱,一个女人放声大哭,说她怎么活啊,让我娘俩怎么活啊!我开了门走到甲板上,才知道有人跳江了。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。本来就是寒冷冬天,听见这样说,我身上和心里越加一阵寒冷。这时广播也响了,说有人跳江,我们的船要调头往下游开,救捞跳江的人。船上的大灯也都亮了,探照着漆黑江面,黄颜色的江水在漆黑夜晚的灯光下,怪异可怕,我盯住了寻找,看看会不会有脑袋冒出来。

船打着很亮的灯认真地往下游行驶了一程,然后又调头朝芜湖开去。

跳江的男人是因为买不起船票,被查到要罚票,就去死了。他们也是要在芜湖下船的,回家过年。那是1963年。

我穿着绒领的棉大衣,背着带姑姑和伯伯叔叔的上海糖果和糕点下了船,大姑父和叔叔在码头接我,我没有顾上注意那个女人和抱在怀里的孩子是不是也下了船。那个男人正在流往下游的黑暗江水里,我寒冷地想,他是不是已经快到马鞍山了?马鞍山在芜湖的下游。

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行途中的寒冷记忆。

在老家过年的那些天,满山遍野的大雪几乎

经常见报刊上的古体诗写上“五律”、“七律”之类。严格地说这些诗只能说字数对(五字或七字一句,共八句),其中格律多有舛误。所谓格律诗,又称近体诗,其规则是相当严格的。一则,它的平仄声要求准确。所谓平声,有上平、下平之分,但不是现代汉语里的“阴平”、“阳平”,有出入的。所谓仄声,古汉语里的上声、去声、入声均归入仄声。其中入声在现代汉语里是没有的。

格律诗很讲究平仄声,如毛泽东的《七律·和郭沫若同志》,用上平声“十·灰”：“一从大地起风雷,便有精生白骨堆。僧是愚氓犹可训,妖为鬼蜮必成灾。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,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第一句即“仄仄仄仄仄平平”,第二句即仄仄平平仄仄平,诗中每句平仄声都很工整(第一句首字本应为平声,但照顾到字义,改用仄声,这叫一三五不论,是容许的)。这两句还要求平仄对应(下面三四、五六、七八句也这样),非常严格。

其次,古诗讲究韵脚,一般格律诗的第二、四、六、八句的末字应当用同韵(首句可同可不同)。每个汉字都有韵部,如属于“东”这个韵的字,有鸿、同、童、铜、中、工、红等等。这种字的韵部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。《红楼梦》里香菱学诗,林黛玉给她起了“十四·寒”这个韵要她做诗,香菱做不出,连饭也不吃,一直在想。其实这个“寒”韵的确是很实用的,因为属于寒韵的字较少,这叫“险韵”。

学古诗难,学格律诗更难。现在有些不合格律诗规则的诗,只能笼统地说是“古体诗”,不能说是“五律”、“七律”。

格律诗

沈福煦

格律诗很讲究平仄声,如毛泽东的《七律·和郭沫若同志》,用上平声“十·灰”：“一从大地起风雷,便有精生白骨堆。僧是愚氓犹可训,妖为鬼蜮必成灾。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,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第一句即“仄仄仄仄仄平平”,第二句即仄仄平平仄仄平,诗中每句平仄声都很工整(第一句首字本应为平声,但照顾到字义,改用仄声,这叫一三五不论,是容许的)。这两句还要求平仄对应(下面三四、五六、七八句也这样),非常严格。

其次,古诗讲究韵脚,一般格律诗的第二、四、六、八句的末字应当用同韵(首句可同可不同)。每个汉字都有韵部,如属于“东”这个韵的字,有鸿、同、童、铜、中、工、红等等。这种字的韵部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。《红楼梦》里香菱学诗,林黛玉给她起了“十四·寒”这个韵要她做诗,香菱做不出,连饭也不吃,一直在想。其实这个“寒”韵的确是很实用的,因为属于寒韵的字较少,这叫“险韵”。

学古诗难,学格律诗更难。现在有些不合格律诗规则的诗,只能笼统地说是“古体诗”,不能说是“五律”、“七律”。

格律诗

沈福煦

格律诗很讲究平仄声,如毛泽东的《七律·和郭沫若同志》,用上平声“十·灰”：“一从大地起风雷,便有精生白骨堆。僧是愚氓犹可训,妖为鬼蜮必成灾。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,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第一句即“仄仄仄仄仄平平”,第二句即仄仄平平仄仄平,诗中每句平仄声都很工整(第一句首字本应为平声,但照顾到字义,改用仄声,这叫一三五不论,是容许的)。这两句还要求平仄对应(下面三四、五六、七八句也这样),非常严格。

其次,古诗讲究韵脚,一般格律诗的第二、四、六、八句的末字应当用同韵(首句可同可不同)。每个汉字都有韵部,如属于“东”这个韵的字,有鸿、同、童、铜、中、工、红等等。这种字的韵部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。《红楼梦》里香菱学诗,林黛玉给她起了“十四·寒”这个韵要她做诗,香菱做不出,连饭也不吃,一直在想。其实这个“寒”韵的确是很实用的,因为属于寒韵的字较少,这叫“险韵”。

学古诗难,学格律诗更难。现在有些不合格律诗规则的诗,只能笼统地说是“古体诗”,不能说是“五律”、“七律”。

格律诗

沈福煦